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 王惠美譯

(續上期)

3 訪問阿羅羅仙人

瞿曇佛陀，爲了尋求教義，首先訪問了阿羅羅·迦羅摩（*Ālāra Kālāma*），①仙人。依據『佛所行讚』的記述：這位仙人，是住在文麗耶山脈②，瞿曇佛陀爲了要訪問他而離家，在前進的途中，便會見了頻婆娑羅王，由訪問阿羅羅之後，再到鬱羅迦的庵堂裏③，但是却沒有記載着：這是在什麼地方？

可是，依據『方廣大莊嚴經』第七經的記載說：阿羅羅和三百個弟子們，都一起住在衛伊舍利市的傍邊。釋尊訪問他之後，再去到摩竭陀國的王舍城，而在那裏會見頻婆娑羅王，又曾去會見住於附近，而和七百個的弟子住在一起的鬱羅迦仙人，這在地上的記載，那是有非常差異的④。但比那些記載還古的資料「巴利語聖典」中，關於地理上的事情，却都沒有說及過。然而關於釋尊訪問阿羅羅仙人的情形，在釋尊的回顧譚中，有如次的敘述⑤：

「我就是這樣出家的，爲了尋求善法，一面追求絕妙寂靜的境地，一面走到阿羅羅·迦羅摩的住處。去那裏向阿羅羅這樣的說——『阿羅羅·迦羅摩呀！我希望在你的法和律的方面修習深淨道行。』說這話的時候，他遂向我這樣的說——『賢者呀！住在這裏吧！此法，如果停留在那裏，那麼，智者在不久的將來，必由自己而覺知、證到、體會到和師傅相等的境界。於是，不久而迅速的我，就能夠得到那法了。這樣一來，我只能夠逞雄辯而

尚遊說的，說出些有關知識的話，也會談些長老的話，進而達到跟自他一同認識「我知」、「我見」的程度。那個時候，我就如次的想：其實「阿羅羅·迦羅摩」不是教與授，唯是一心一意的相信此法而已，便由我自己覺知、證悟、體會得到的。

其實阿羅羅是覺知此法，而又見識此法而已。於是，我就向阿羅羅這樣的探問說：「尊者阿羅羅呀！你是將此法以如何的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什麼程度，請提出來教我好嗎？」被我不這麼的一問之時，他就宣說「無所有處」（*ākāraññāyatana*）。那個時候我有這樣的想：「不是唯有他才有信仰，我也是有信仰的。不是唯有他才有精進，我也是有精進的。不是唯有他才有觀念，我也是有觀念的。不是唯有他才能精神統一，我也是能精神統一的。不是唯有他才有智慧，我也是有智慧的。來吧！我要努力進修而證到，他所稱的（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）那種法」。於是，我在不久的時間裏，便迅速的能夠將那法由自己而覺知、證悟、體會到了，我就向阿羅羅說：「尊者阿羅羅呀！你是將此法，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怎樣程度，請提出來教我好嗎？」他答覆說：「尊者呀！我就是將此法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這種程度，而提出來給人們的。」我又說：「尊者呀！實在的說，我也會將此法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這個程度了。」聽了我的話他就說：「尊者呀！你能夠這樣的證悟，可當作我們共同修行之人，那是很幸運的，而真誠的幸福。如此的，由我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，而提出來教的那法，你也由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到了。由你自己覺知、證、體會而得到的那法，我也由自己覺知、

證、體會到，而提出來教人了。這樣，我所知道法，你也知道；你所知道法，我也知道了。就是這樣的，你如我，我也如你的。尊者呀！來吧！由我們兩個人，來統率這些衆人呀！」經過情形是如此的，雖然阿羅羅是我的師傅，但是，對待做弟子的我，却是待遇得和他自己一樣，而盛大的尊敬供養我。那個時候，我又這樣的想：「此法是得不到厭離、得不到離欲、得不到止滅、得不到平安、得不到大智、得不到正覺，更得不到安穩，只能夠獲得「無所有處」而已。于是，我便不再注重那法，不滿足于那法，終究便是離他而去」。

註：① *Kālāna* 是彼姓 (*gotra*)

② *Buddhacarita* VII, 54.

③ *Udrakasyāśramam yayau, Buddhacarita* XII, 84.

④ 大正藏·第三卷—五七八C—五八〇A。

⑤ *Ariyapariyesana - Sutta, MN. I, P. 163f.* 『中阿含經』五十六 (大正—七七六BC)

⑥ 漢譯『中阿含經』中，將 *āyusmā* 譯為「賢者」。

4 訪問鬱羅迦仙人

鬱羅迦·羅摩弗多 (*P. Uddaka Rāmaputta*)，曾說過「非想非非想處」的道理。在後世的佛陀傳裏，也會經承認過①。羅摩弗多是羅摩之子的意思。可是，在『大方廣莊嚴經②』中，却沒有具體的表示其內容，而只有記載着對於釋尊的發問，鬱羅迦答覆說：「我本來是未曾有求過師，而是自然開悟的。」在巴利語的聖典中，關於釋尊訪問他的情形，而在釋尊的「回顧譚」，便有如次的敘述：

「這樣的，我是爲了要尋求善法，爲了要追求無上絕妙的境地，去羅摩之子的鬱羅迦的住處。到那裏便向他這樣的說道：「尊者呀！我希望在你的法和律的方面，來修清淨的道行。」當此之時，羅摩之子的鬱羅迦，並向我這樣的說：「賢者呀！住在這裏吧！此法，如果是停留在那裏，那些智者在不久，由自己會覺知、證得或體會到，和師傅相等的境界。」于是，在不久而迅速的時間內，我就能夠得到那些法門了。這樣一來，我就能夠逞雄

辯而尚遊說的說出些知識的話，也會談些長老的話，再而達到跟自他一同認識「我知」、「我見」的程度。那個時候，我就得次的想：「其實羅摩不是一種施教，只是一心一意的相信此法，便由我自己覺知、求證，以體會到的。其實羅摩是覺知此法，而又見識此法的。」于是我再到羅摩之子的鬱羅迦的住處。到那裏便向鬱羅迦這樣的探問着說：「尊者羅摩呀！你是將以此法如何的由自己覺知證得？體會到什麼程度，而提出來施教好嗎？」被我這麼的一問之時鬱羅迦就宣說：「非想非非想處」(*nevasaññānītiyāyana*) 那個時候，我便有這樣的想法：「不是只有羅摩才信仰，我也有信仰的，不是只有他才能精進，我也是能夠精進的，不是只有他才有觀念，我也是有觀念的，不是只有他才能使精神統一，我也是同樣能使的精神統一，不是只有他才有智慧，我也是有智慧的。來吧！我要努力進修而證到羅摩所稱的「由自己覺知、證得、體會到的那種法」。于是，我在不久和迅速的時間內，就能夠將那由自己覺知、證得、而體會到的法門。那時，羅摩之子就說：「賢者呀！能夠跟這樣的賢者，當作我們共同修行之人，那是很幸運的，而真實的幸福如此的，羅摩由于自己的覺知、證得、體會到，而提出來施教的那種法門，你也可以于自己的覺知、證得、體會到了。如是羅摩所知道法，你也知道了；你所知道法，羅摩也會知道的。就是這樣的，你也會如曾經的羅摩一樣，而他也會如你一樣的。尊者呀！來統率這些衆人吧！」如此的，雖然，鬱羅迦是跟我一同修行，但還當作我爲師傅的地位去欸待，而盛大的尊敬供養我。那個時候，我便會有這樣的想法：「此法是得不到厭離，得不到離欲，得不到止滅，得不到平安，更得不到大智，得不到正覺，得不到安穩，只能夠獲得「非想非非想處」而已。于是，我便不能注重那種法門，不滿足于那種法門，而終究離去了」③。

(未完待續)

註：① *Buddhacarita*, XII, 83

② 大正—三一五八〇B

③ 關於阿羅羅和鬱羅迦的前面一節，在其他的經典 (*Mahāsaṃcaka Sutta, MN. No. 36, vol. I. Pp. 240 f.*) 也有出現。